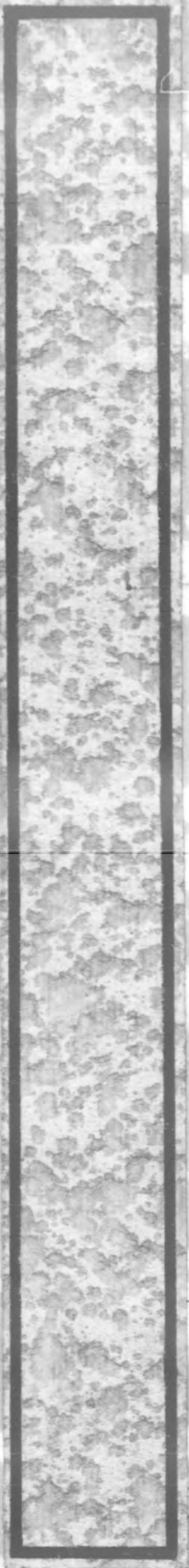


聖



奏議類下編三

蘇子瞻策斷中。

古文辭類纂二十三

8

用兵有可以逆爲數十年之計者有朝不可以謀夕者攻守之方戰鬪之術一日百變猶以爲拙若此者朝不可以謀夕者也古之欲謀人之國者必有一定之計句踐之取吳秦之取諸侯高祖之取項籍皆得其至計而固執之是故有利有不利有進有退百變而不同而其一定之計未始易也句踐之取吳是驕之而已秦之取諸侯是散其從而已高祖之取項籍是間疎其君臣而已此其至計不可易者雖百年可知也今天下晏然未有用兵之形而臣以爲必至於戰則其攻守之方戰鬪之術固未可以豫論而臆斷也然至於用兵之大計所以固執而不變者臣請得以豫言之夫西戎北胡皆爲中國之患而西戎之患小北

胡之患大此天下之所明知也管仲曰攻堅則瑕者堅攻
瑕則堅者瑕故二者皆所以爲憂而臣以爲兵之所加宜
先於西故先論所以制御西戎之大略今夫鄒與魯戰則
天下莫不以爲魯勝大小之勢異也然而勢有所激則大
者失其所以爲大而小者忘其所以爲小故有以鄒勝魯
者矣夫大有所短小有所長地廣而備多備多而力分小
國聚而大國分則疆弱之勢將有所反大國之人譬如千
金之子自重而多疑小國之人計窮而無所恃則致死而
不顧是以小國常勇而大國常怯恃大而不戒則輕戰而
屢敗知小而自畏則深謀而必克此又其理然也夫民之
所以守戰至死而不去者以其君臣上下歡欣相得之際
也國大則君尊而上下不交將軍貴而吏士不親法令繁
而民無所措其手足若夫小國之民截然其若一家也有

憂則相恤有急則相赴凡此數者是小國之所長而大國
之所短也大國而不用其所長使小國常出於其所短雖
百戰而百屈豈足怪哉且夫大國則固有所長矣長於戰
而不長於守夫守者出於不足而已譬之於物大而不用
則易以腐敗故凡擊搏進取所以用大也孫武之法十則
圍之五則攻之倍則分之敵則能戰之少則能逃之不若
則能避之自敵以上者未嘗有不戰也自敵以上而不戰
則是以有餘而用不足之計固已失其所長矣凡大國之
所恃吾能分兵而彼不能分吾能數出而彼不能應譬如
千金之家日出其財以鬪市利而販夫小民終莫能與之
競者非智不若其財少也是故販夫小民雖有桀黠之才
過人之智而其勢不得不拆而入於千金之家何則其所
長者不可以與較也西戎之於中國可謂小國矣嚮者惟

不用其所長是以聚兵連年而終莫能服今欲用吾之所長則莫若數出數出莫若分兵臣之所謂分兵者非分屯之謂也分其居者與行者而已今河西之戍卒惟患其多而莫之適用故其便莫若分兵使其十一而行則一歲可以十出十二而行則一歲可以五出十一而出十二而行則一歲而一出也吾一歲而一出彼一歲而十被兵焉則衆寡之不侔勞逸之不敵亦已明矣夫用兵必出於敵人之所不能我大而敵小是故我能分而彼不能此吳之所以肆楚而隋之所以徂陳歟夫御戎之術不可以逆知其詳而其大略臣未見有過此者也

蘇子瞻策斷下。

唐應德云此文極其變化橫發而不可羈制

古者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大縣然所以能敵之者其國無

君臣上下朝覲會同之節其民無穀米絲麻耕作織紵之勞其法令以言語爲約故無文書符傳之繁其居處以逐水草爲常故無城郭邑居聚落守望之助其旃裘肉酪足以爲養生送死之具故戰則人人自鬪敗則驅牛羊遠徙不可得而破蓋非獨古聖人法度之所不加亦其天性之所安者猶狙猿之不可使冠帶虎豹之不可被以羈縶也故中行說教單于無愛漢物所得繒絮皆以馳草棘中使衣袴弊裂以示不如旃裘之堅善也得漢食物皆去之以示不如湏酪之便美也由此觀之中國以法勝而匈奴以無法勝聖人知其然是故精修其法而謹守之築爲城郭塹爲溝池大倉廩實府庫明烽燧遠斥堠使民知金鼓進退坐作之節勝不相先敗不相棄此其所以謹守其法而不敢失也一失其法則不如無法之爲便也故夫各輔其

性而安其生則中國與胡本不能相犯惟其不然是故皆有以相制胡人之不可從中國之法猶中國之不可從胡人之無法也今夫佩玉服韍冕而垂旒者此宗廟之服所以登降揖讓折旋俯仰爲容者也而不可以騎射今夫蠻夷而用中國之法豈能盡如中國哉苟不能盡如中國而雜用其法則是佩玉服韍冕而垂旒而欲以騎射也昔吳之先斷髮文身與魚鼈龍蛇居者數十世而諸侯不敢窺也其後楚申公巫臣始教以乘車射御使出兵侵楚而闔廬夫差又逞其無厭之求開溝通水與齊晉爭強黃池之會強自冠帶吳人不勝其弊卒入於越夫吳之所以強者乃其所以亡也何者以蠻夷之資而貪中國之美宜其可得而圖之哉西晉之亡也匈奴鮮卑氏羌之類紛紜於中國而其豪傑間起爲之君長如劉元海苻堅石勒慕容雋

之儔皆以絕異之姿驅駕一時之賢俊其強者至有天下大半然終於覆亡相繼遠者不過一傳再傳而滅何也其心固安於無法也而束縛於中國之法中國之人固安於法也而苦其無法君臣相戾上下相厭是以雖建都邑立宗廟而其心岌岌然常若寄居於其間而安能久乎且人而棄其所得於天之分未有不亡者也契丹自五代南侵乘石晉之亂奄至京師觀中原之富麗廟社宮闕之壯而悅之知不可以畱也故歸而竊習焉山前諸郡旣爲所并則中國士大夫有立其朝者矣故其朝廷之儀百官之號文武選舉之法都邑郡縣之制以至於衣服飲食皆雜取中國之象然其父子聚居貴壯而賤老貪得而忘失勝不相讓敗不相救者猶在也其中未能革其犬羊豺狼之性而外牽於華人之法此其所以自投於陷穽網羅之中而

中國之人猶曰今之匈奴非古也其措置規畫皆不復蠻夷之心以爲不可得而圖之亦過計矣且夫天下固有沈謀陰計之士也昔先王欲圖大事立奇功則非斯人莫之與共秦之尉繚漢之陳平皆以樽俎之間而制敵國之命此亦王者之心期以紓天下之禍而已彼契丹者有可乘之勢三而中國未之思焉則亦足惜矣臣觀其朝廷百官之衆而中國士大夫交錯於其間固亦有賢俊慷慨不屈之士而詬辱及於公卿鞭扑行於殿陛貴爲將相而不免囚徒之恥宜其有惋憤鬱結而思變者特未有路耳凡此皆可以致其心雖不爲吾用亦以間疎其君臣此由余之所以入秦也幽燕之地自古號多雄傑名於圖史者往往而是自宋之興所在賢俊雲合響應無有遠邇皆欲洗濯磨淬以觀上國之光而此一方獨陷於非類昔太宗皇帝

親征幽州未克而班師聞之謀者曰幽州士民謀欲執其帥以城降者聞乘輿之還無不泣下且胡人以爲諸郡之民非其族類故厚斂而虐使之則其思內拊之心豈待深計哉此又足爲之謀也使其上下相猜君民相疑然後可攻也語有之曰鼠不容穴雀窠藪也被僭立四都分置守宰倉廩府庫莫不備具有一旦之急適足以自累守之不能棄之不忍華夷雜居易以生變如此則中國之長足以有所施矣然非特如此而已也中國不能謹守其法彼慕中國之法而不能純用是以勝負相持而未有所決也夫蠻夷者以力攻以力守以力戰顧力不能則逃中國則不然其守以形其攻以勢其戰以氣故百戰而力有餘形者有所不守而敵人莫不忌也勢者有所不攻而敵人莫不憊也氣者有所不戰而敵人莫不懼也苟去此三者而角之

於。力。財。中。國。固。不。敵。矣。尚。何。云。乎。伏。惟。國。家。留。意。其。大。者。而。爲。之。計。其。小。者。臣。未。敢。言。焉。

蘇子由君術策五

審勢。

臣聞事有若緩而其變甚急者天下之勢是也天下之人幼而習之長而成之相咻而成風相比而成俗縱橫顛倒紛紛而不知以自定當此之時其上之人刑之則懼驅之則聽其勢若無能爲者然及其爲變常至於破壞而不可禦故夫天子者觀天下之勢而制其所向以定其所歸者也夫天下之人弛而縱之拱手而視其所爲則其勢無所不至其狀如長江大河日夜渾渾趨於下而不能止抵曲則激激而無所洩則咆勃潰亂蕩然而四出壞隄防包陵谷汗漫而無所制故善治水者因其所入而導之則其勢不至於激怒全湧而不可收既激矣又能徐徐而洩之則

其勢不至於破決蕩溢而不可止然天下之人常狎其安流無事之不足畏也而不爲去其所激觀其激作相蹙潰亂未發之際而以爲未至於大懼不能徐洩其怒是以遂至橫流於中原而不可卒治昔者天下旣安其人皆欲安坐而守之循循以爲敦厚默默以爲忠信忠臣義士之氣憤悶而不得發豪俊之士不忍其鬱鬱之心起而振之而世之士大夫好勇而輕進喜氣而不懾者皆樂從而羣和之直言忤世而不顧直行犯君而不忘今之君子累累而從事於此矣然天下猶有所不從其餘風故俗猶衆而未去相與抗拒而勝負之數未有所定邪正相搏曲直相犯二者潰潰而不知其所終極蓋天下之勢已少激矣而上之人不從而遂決其壅臣恐天下之賢人不勝其忿而自決之也夫惟天子之尊有所欲爲而天下從之今不爲決

之於上而聽其自決則天下之不同者將悻然而不服而天下之豪俊亦將奮踴不顧而力決之發而不中故大者傷小者死橫潰而不可救譬如東漢之士李膺杜密范滂張儉之黨慷慨議論本以矯拂世俗之弊而當時之君不為分別天下之邪正以決其氣而使天下之士發憤而自決之而天下遂以大亂由此觀之則夫英雄之士不可以不少遂其意也是以治水者惟能使之日夜流注而不息則雖有蛟龍鯨鯢之患亦將順流奔走奮迅悅豫而不暇及於為變苟其濬畜渾亂壅閉而不決則水之百怪皆將悻然放肆求以自快其意而不可禦故夫天下亦不可不為少決以順適其意也

蘇子由臣事策一 用重臣。

臣聞天下有權臣有重臣二者其迹相近而難明天下之

人知惡夫權臣之專而世之重臣亦遂不容於其間夫權臣者天下不可一日而有而重臣者天下不可一日而無也天下徒見其外而不察其中見其皆侵天子之權而不察其所為之不類是以舉皆嫉之而無所喜此亦已太過也今夫權臣之所為者重臣之所切齒而重臣之所取者權臣之所不顧也將為權臣耶必將內悅其君之心委曲聽順而無所違戾外竊其生殺予奪之柄黜陟天下以見己之權而沒其君之威惠內能使其君權愛悅懌無所不順而安為之上外能使其公卿大夫百官庶吏無所不歸命而爭為之腹心上愛下順合而為一然後權臣之勢遂成而不可拔至於重臣則不然君有所為不可則必爭爭之不能而其事有所必不可聽則專行而不顧待其成敗之迹著則上之心將釋然而自解其在朝廷之中天子為

之踧然而有所畏士大夫不敢安肆怠惰於其側爵祿慶賞已得以議其可否而不求以爲己之私惠刀鋸斧鉞已得以參其輕重而不求以爲己之私勢要以使天子有所不可必爲而羣下有所震懼而已不與其利何者爲重臣者不待天下之歸己而爲權臣者亦無所事天下之畏己也故各因其行事而觀其意之所在則天下誰可欺者臣故曰爲天下安可一日無重臣也且今使天下而無重臣則朝廷之事惟天子之所爲而無所可否雖天子有納諫之明而百官畏懼戰慄無平昔尊重之勢誰肯觸忌諱冒罪戾而爲天下言者惟其小小得失之際乃敢上章謹譁而無所憚至於國之大事安危存亡之所繫則將卷舌而去誰敢發而受其禍此人主之所大患也悲夫後世之君徒見天下之權臣出入唯唯以爲奇禮而不知此乃所以

潛潰其國徒見天下之重臣剛毅果敢喜逆其意則以爲不遜而不知其有社稷之慮二者淆亂於心而不能辨其邪正是以喪亂相仍而不悟何足傷也昔者衛太子聚兵以誅江充武帝震怒發兵而攻之京師至使丞相太子相與交戰不勝而走又使天下極其所往而翦滅其迹當此之時苟有重臣出身而當之擁護太子以待上意之少解徐發其所閉而開其所怒則其父子之際尙可得而全也惟無重臣故天下皆知之而不敢言臣愚以爲凡爲天下宜有以養其重臣之威使天下百官有所畏忌而緩急之間能有所堅忍持重而不可奪者竊觀方今四海無變非常之事宜其息而不作然及今日而慮之則可以無異日之患不然者誰能知其果無有也而不爲之計哉抑臣聞之今世之弊在於法禁太密一舉足不如律令法吏且以

為言而不問其意之所屬是以雖天子之大臣亦安敢有所為於法律之外以安天下之大事故為天子之計莫若少寬其法使大臣得有所守而不為法之所奪昔申屠嘉為丞相至召天子之倖臣鄧通立之堂下而詰責其過是時通幾至於死而不救天子知之亦不以為怪而申屠嘉亦卒非漢之權臣由此觀之重臣何損於天下哉

蘇子由民政策一 尊三老。

中間引詩一段文字甚佳而於後半民所與競義不甚

聯貫是子由精神短處

臣聞王道之至於民也其亦深矣賢人君子自潔於上而民不免為小人朝廷之間揖讓如禮而民不免為盜賊禮行於上而淫僻邪放之風起於下而不能止此猶未免為王道之未成也王道之本始於民之自喜而成於民之相

同書案姬傳先生善於
於文獨以此篇失之蓋子
由之意以力田為一事孝
弟履恥為一事先提在
前引待一處是說勸農
為力田之所以行三老盡
夫一處是說以齊民為表
率可以化民使孝弟履
耻亦不相蒙也取其
耻費乃以子由精神
短處似未細審

愛而王者之所以求之於民者其粗始於力田而其精極於孝悌廉恥之際力田者民之最勞而孝悌廉恥者匹夫匹婦之所不悅疆所最勞而使之有自喜之心勸所不悅而使之有相愛之意故夫王道之成而及其至於民其亦深矣古者天下之災水旱相仍而上下不相保此其禍起於民之不自喜於力田天下之亂盜賊放恣兵革不息而民不樂業此其禍起於民之不相愛而棄其孝悌廉恥之節夫自喜則雖有大勞而其事不遷相愛則雖有疆很之心而顧其親戚之樂以不忍自棄於不義此二者王道之大權也方今天下之人狃於工商之利而不喜於農惟其最愚下之人自知其無能然後安於田畝而不去山林饑餓之民皆有盜跖趨趨之心而閭門之內父子交忿而不知反朝廷之上雖有賢人而其教不逮於下是故士大夫

之間莫不以爲王道之遠而難成也。然臣竊觀三代之遺文，至於詩，而以爲王道之成有所易而不難者。夫人之不喜乎此，是未得爲此之味也。故聖人之爲詩，道其耕耨播種之勤，而述其歲終倉廩豐實，婦子喜樂之際，以感動其意。故曰：粿粿良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斯活。或來瞻女，載筐及筥，其饒伊黍，其笠伊糾，其鏹斯趙，以薅荼蓼，當此時也。民旣勞矣，故爲之言，其室家來饁而慰勞之者，以勉卒其事，而其終章曰：荼蓼朽止，黍稷茂止，穫之桎桎，積之粟粟，其崇如墉，其比如櫛，以開百室，百室盈止，婦子甯止。殺時犉牡，有秣其角，以奴以續，續古之人。當此之時，歲功旣畢，民之勞者，得以與其子婦，皆樂於此，休息閒暇，飲酒食肉，以自快於一歲，則夫勤者，有以自忘其勤，盡力者，有以輕用其力，而很戾無親之人，有所慕悅而自改其操。

此非獨於詩云爾，導之使獲其利，而教之使知其樂，亦如是也。且民之性固安於所樂，而悅于所利，此臣所以爲王道之無難者也。蓋臣聞之，誘民之勢遠莫如近，而近莫如其所與競。今行於朝廷之中，而田野之民無遷善之心，此豈非其遠而難至者哉！明擇郡縣之吏，而謹法律之禁刑者，布市而頑民不悛，夫鄉黨之民，其視郡縣之吏，自以爲非其比肩之人，徒能畏其用法，而袒背受笞於其前，不爲之愧，此其勢可以及民之明罪，而不可以及其隱愆，此豈非其近而無所與競者耶？惟其里巷親戚之間，幼之所與同戲，而壯之所與共事，此其所與競者也。臣愚以謂古者郡縣有三老嗇夫，今可使推擇民之孝悌無過力田不惰爲民之素所服者爲之，無使治事而使譏誚教誨其民之怠惰而無良者，而歲時伏臘，郡縣頗致禮焉，以風天下，使

慕悅其事使民皆有愧恥勉強不服之心今不從民之所與競而教之而從其所素畏夫其所素畏者彼不自以爲伍而敢求望其萬一故教天下自所與競者始而王道可以漸至于下矣

蘇子由民政策二 舉孝廉。

臣聞三代之盛時天下之人自匹夫以上莫不務自修潔以求爲君子父子相愛兄弟相悅孝悌忠信之美發於士大夫之間而下至於田畝朝夕從事終身而不厭至於戰國王道衰息秦人驅其民而納之於耕耘戰鬪之中天下翕然而從之南畝之民而皆爭爲干戈旗鼓之事以首爭首以力搏力進則有死於戰退則有死於將其患無所不至夫周秦之間其相去不數十百年周之小民皆有好善之心而秦人獨喜於戰攻雖其死亡而不自可以自存此二

者臣竊知其故也夫天下之人不能盡知禮義之美而亦不能奮不自顧以陷於死傷之地其所以能至于此者上之人實使之然也然而閭巷之民劫而從之則可以與之僥倖于一時之功而不可以望其久遠而周秦之風俗皆累世而不變此不可不察其術也蓋周之制使天下之士孝弟忠信聞於鄉黨而達于國人者皆得以登於有司而秦之法使其武健壯勇能斬捕甲首者得以自復其役上者優之以爵祿而下者皆得役屬其鄰里天下之人知其利之所在則皆爭爲之而尚安知其他然周以之興而秦以之亡天下遂皆尤秦之不能而不知秦之所以使天下者亦無異於周之所以使天下何者至使之勢所以奔走天下萬世之所不易也而特論其所以使之者何如焉耳今者天下之患實在於民昏而不知教然臣以謂其罪不

在於民而上之所以使之者或未至也且天子之所求於天下者何也天下之人在家欲得其孝而在國欲得其忠兄弟欲其相與爲愛而朋友欲其相與爲信臨財欲其思廉而患難欲其思義此誠天子之所以欲於天下者古之聖人所欲而遂求之求之以勢而使之自至是以天下爭爲其所求以求稱其意今有人使人爲之牧其牛羊將責之以其牛羊之肥則因其肥瘠而制其利害使夫牧者趨其所利而從之則可以不勞而坐得其所欲今求之以牛羊之肥瘠而乃使之盡力於樵蘇之事以其薪之多少而制其賞罰之輕重則夫牧人將爲牧耶將爲樵耶爲樵則失牛羊之肥而爲牧則無以得賞故其人舉皆爲樵而無事於牧吾之所欲者牧也而反樵之爲得此無足怪也今夫天下之人所以求利於上者果安在哉士大夫爲聲病

剽略之文而治苟且記問之學曳裾束帶俯仰周旋而皆有意於天子之爵祿夫天子之所求於天下者豈在是也然天子之所以求之者惟此而人之所由以有得者亦唯此是以若此不可却也嗟夫欲求天下忠信孝悌之人而求之於一日之試天下尙誰知忠信孝悌之可喜而一日之試之可恥而不爲者詩云無言不齎無德不報臣以爲欲得其所求宜遂以其所欲而求之開之以利而作其怠則天下必有應者今間歲而取天下之才奇人善士固宜有起而入於其中然天下之人不能深明天子之意而以爲所爲求之者止於其目之所見是以盡力於科舉而不知自反於仁義臣欲復古者孝悌之科使州縣得以與今之進士同舉而皆進使天下之人時獲孝悌忠信之利而明知天子之所欲如此則天下宜可漸化以副上之所求

然臣非謂孝悌之科必多得天下之賢才而要以使天下知上意之所在而各趨於其利則庶乎不待教而忠信之俗可以漸復此亦周秦之所以使人之術歟

合河肅氏
不輝家語

古文辭類纂二十三

書說類一

趙良說商君周顯王三十年秦孝公二十三年

古文辭類纂二十四

王守溪曰趙良說商君皆正言

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貴戚多怨望者趙良見商君商君曰鞅之得見也從孟蘭皋今鞅請得交可乎趙良曰僕弗敢願也孔丘有言曰推賢而戴者進聚不肖而王者退僕不肖故不敢受命僕聞之曰非其位而居之曰貪位非其名而有之曰貪名僕聽君之義則恐僕貪位貪名也故不敢聞命商君曰子不說吾治秦與趙良曰反聽之謂聰內視之謂明白勝之謂彊虞舜有言曰自卑也尚矣君不若道虞舜之道無為問僕矣商君曰始秦戎翟之教父子無別同室而居今我更制其教而為其男女之別大築冀闕營如魯衛矣子觀我治秦也孰與五殺大夫賢趙良曰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掖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武王

唐順之曰：刑之事，與五穀大夫施位相反，出盛車從明，與五穀大夫行於國中相反。

諤諤以昌殷紂墨墨以亡君若不非武王乎則僕請終日正言而無誅可乎商君曰語有之矣貌言華也至言實也苦言藥也甘言疾也夫子果肯終日正言執之藥也執將事子子又何辭焉趙良曰夫五穀大夫荆之鄙人也聞秦繆公之賢而願望見行而無資自粥於秦客被褐食牛期年繆公知之舉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秦國莫敢望焉相秦六七年而東伐鄭三置晉國之君一救荆國之禍發教封內而巴人致貢施德諸侯而八戎來服由余聞之款關請見五穀大夫之相秦也勞不坐乘暑不張蓋行於國中不從車乘不操干戈功名藏於府庫德行施於後世五穀大夫死秦國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謠春者不相杵此五穀大夫之德也今君之見秦王也因嬖人景監以爲主非所以爲名也相秦不以百姓爲事而大築冀闕非所

原註人臣車蓋不建車上而則擁之其程直若左建則曲柄建於車上即左建矣易言若易即馬類之錫言其侈於臣神不但坐乘張蓋而已

以爲功也刑黥太子之師傅殘傷民以峻刑是積怨畜禍也教之化民也深於命民之劫上也捷於令今君又左建外易非所以爲教也君又南面而稱寡人日繩秦之貴公子詩曰相鼠有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以詩觀之非所以爲壽也公子虔杜門不出已八年矣君又殺祝懽而黥公孫賈詩曰得人者興失人者崩此數事者非所以得人也君之出也後車十數從車載甲多力而駢脅者爲驂乘持矛而操闔戟者旁車而趨此一物不具君固不出書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君之危若朝露尙將欲延年益壽乎則何不歸十五都灌園於鄙勸秦王顯巖穴之士養老存孤敬父兄序有功尊有德可以少安君尙將貪商於之富寵秦國之教畜百姓之怨秦王一旦捐賓客而不立朝秦國之所以收君者豈其微哉亡可翹足而待商君

弗從

陳軫為齊說昭陽

顯王四十六年。楚懷王六年。

楚使柱國昭陽將兵而攻魏破之於襄陵得八邑又移兵而攻齊齊王患之陳軫適為秦使齊齊王曰為之奈何陳軫曰王勿憂請令罷之即往見昭陽軍中日願聞楚國之法破軍殺將者何以貴之昭陽曰其官為上柱國封上爵執珪陳軫曰其有貴於此者乎昭陽曰令尹陳軫曰今君已為令尹矣此國冠之上臣請得譬之人有遺其舍人一卮酒者舍人相謂曰數人飲此不足以徧請遂畫地為蛇蛇先成者獨飲之一人曰吾蛇先成舉酒而起曰吾能為之足及其為之足而後成人奪之酒而飲之曰蛇固無足今為之足是非蛇也今君相楚而攻魏破軍殺將功莫大焉冠之上不可以加矣今又移兵而攻齊攻齊勝之官爵

善息則生此立則死
世之吾蛇足者多矣
貴必罹危穢嗚呼
功名之際殆難之
矣

不加於此攻之不勝身死爵奪有毀於楚此為蛇為足之說也不若引兵而去以德齊此持滿之術也昭陽曰善

陳軫說楚王無絕齊交

楚懷王十六年。

梅本秦欲伐齊而楚
與齊從親秦惠王患
之乃宣言張儀見相使
張儀南見楚王曰
下必多異同蓋此從國
策彼從史記耳

齊助楚攻秦取曲沃其後秦欲伐齊齊楚之交善惠王患之謂張儀曰吾欲伐齊齊楚方權子為寡人慮之奈何張儀曰王其為臣約車并幣臣請試之張儀南見楚王曰做邑之王所說甚者無大大王唯儀之所甚願為臣者亦無大大王做邑之王所甚憎者無先齊王唯儀之所甚憎者亦無先齊王今齊王之罪其於做邑之王甚厚做邑欲伐之而大國與之權是以做邑之王不得事令而儀不得為臣也大王苟能閉關絕齊臣請使秦王獻商於之地方六百里若此齊必弱齊弱則必為王役矣則是北弱齊西德於秦而私商於之地以為利也則此一計而三利俱至

如此痛語真令醉
夢皆醒而楚懷不
悟其害死也固宜

楚王大悅宣言之於朝廷曰不穀得商於之地方六百里
羣臣聞見者畢賀陳軫後見獨不賀楚王曰不穀不煩一
兵不傷一人而得商於之地六百里寡人自以為智矣諸
士大夫皆賀子獨不賀何也陳軫對曰臣見商於之地不
可得而患必至也故不敢妄賀王曰何也對曰夫秦所以
重王者以王有齊也今地未可得而齊先絕是楚孤也秦
又何重孤國且先出地絕齊秦計必弗為也先絕齊後責
地且必受欺於張儀受欺於張儀王必惋之是西生秦患
北絕齊交則兩國兵必至矣楚王不聽曰吾事善矣子其
毋口無言以待吾事楚王使人絕齊使者未來又重絕之
張儀反秦使人使齊齊秦之交陰合楚因使一將軍受地
於秦張儀至稱病不朝楚王曰張子以寡人不絕齊乎乃
使壯士往詈齊王張儀知楚絕齊也乃出見使者曰從某

史記作軫可發口言乎
應上強口無言尤妙

結得鳩健

至某廣從六里使者曰臣聞六百里不聞六里儀曰儀固
以小人安得六百里使者反報楚王楚王大怒欲興師伐
秦陳軫曰臣可以言乎王曰可矣軫曰伐秦非計也王不
如賂之一名都與之伐齊是我亡於秦而取償於齊也楚
國不尚全事王今已絕齊而責欺於秦是吾合齊秦之交
也國必大傷楚王不聽遂舉兵伐秦秦與齊合韓氏從之
楚兵大敗於杜陵故楚之土壤士民非削弱僅以救亡者
計失於陳軫過聽於張儀

陳軫說齊合三晉大事記載顯王四十七年齊宣王二〇
十一年吳師道疑在赧王十六年

秦伐魏陳軫合三晉而東謂齊王曰古之王者之伐也欲
正天下而立功名以為後世也今齊楚燕趙韓梁六國之
遞甚也不足以立功名適足以彊秦而自弱也非山東之
上計也能危山東者彊秦也不憂彊秦而遞相罷弱而兩

奇句

吳氏曰北山何先生標大車記云力一作刀黃云刀字是

歸其國於秦此臣之所以為山東之患天下為秦相割秦曾不出九天下為秦相烹秦曾不出薪何秦之智而山東之愚耶願大王之察也古之五帝三王五霸之伐也伐不道者今秦之伐天下不然必欲反之主必死辱民必死虜今韓梁之目未嘗乾而齊民獨不也非齊親而韓梁疏也齊遠秦而韓梁近今齊將近矣今秦欲攻梁絳安邑秦得絳安邑以東下河必表裏河山而東攻齊舉齊屬之海南面而孤楚韓梁北面而孤燕趙齊無所出其計矣願王熟慮之今三晉已合矣復為兄弟約而出銳師以成梁絳安邑此萬世之計也齊非急以銳師合三晉必有後憂三晉合秦必不敢攻梁必南攻楚楚秦構難三晉怒齊不與已也必東攻齊此臣之所謂齊必有大憂不如急以兵合於三晉齊王敬諾果以兵合三晉

蘇季子說燕文侯

周顯王三十五年燕文公二十八年

蘇秦將為從北說燕文侯曰燕東有朝鮮遼東北有林胡樓煩西有雲中九原南有呼沱易水地方二千里帶甲數十萬車七百乘騎六千匹粟支二年南有碣石雁門之饒蘇按碣石在燕東海中之貨自此入河雁門在西北沙漠之貨自此入路皆達於燕南故有其饒也北有棗栗之利民雖不田作棗栗之實足食於民矣此所謂天府也夫安樂無事不見覆軍殺將之憂無過燕矣大王知其所以然乎夫燕之所以不犯寇被兵者以趙之為蔽於其南也秦趙五戰秦再勝而趙三勝秦趙相斃而王以全燕制其後此燕之所以不犯難也且夫秦之攻燕也踰雲中九原過代上谷彌地踵道數千里雖得燕城秦計固不能守也秦之不能害燕亦明矣今趙之攻燕也發號出令不至十日而數十萬之眾軍於東垣矣度呼沱涉易水不至

蓋雖不及齊之強而遠於秦故亦以不從害為骨

勅潔

徽尾多問信

四五日而距國都矣故曰秦之攻燕也戰於千里之外趙之攻燕也戰於百里之內夫不憂百里之患而重千里之患計無過於此者是故願大王與趙從親天下為一則國必無患矣燕王曰寡人國小西迫疆秦促近齊趙齊趙疆國今主君幸教詔之合從以安燕敬以國從於是齎蘇秦車馬金帛以至趙

蘇季子說趙肅侯恐即蘇秦說燕之年肅侯之十六年

趙偏近秦禍故說趙獨痛切

蘇秦當其難張儀為其易太史公兩人斷語極精

布衣之士莫不高賢大王之行義皆願奉教陳忠於前之日久矣雖然奉陽君如大王不得任事是以外賓客游談之士無敢盡忠於前者今奉陽君捐館舍大王乃今然後得與士民相親臣故敢盡其愚忠為大王計莫若安民無事請無庸有為也安民之本在於擇交擇交而得則民安

史記作請別白里一所以異陰陽而已矣

原注此上都 是韓地在河北者平陽上黨皆是北魏西河之地法入於秦之上郡

擇交不得則民終身不得安請言外患齊秦為兩敵而民不得安倚秦攻齊而民不得安倚齊攻秦而民不得安故夫謀人之主伐人之國常苦出辭斷絕人之交願大王慎無出於口也請屏左右白言所以異陰陽而已矣大王誠能聽臣燕必致檀裘狗馬之地齊必致海隅魚鹽之地楚必致橘柚雲夢之地韓魏皆可使致封地湯沐之邑貴戚父兄皆可以受封侯夫割地效實五霸之所以覆軍禽將而求也封侯貴戚湯武之所以放殺而爭也今大王垂拱而兩有之是臣之所以為大王願也大王與秦則秦必弱韓魏與齊則齊必弱楚魏弱則割河外韓弱則効宜陽宜陽効則上郡絕河外割則道不通楚弱則無援此三策者不可不熟計也夫秦下軹道則南陽動劫韓包周則趙自銷鑠據衛取淇則齊必入朝秦欲已得行於山東則必

秦以攻趙為畏拂親
之議其後以此我為
正希骨子

文陣雄厚

舉甲而向趙秦甲涉河踰漳據番吾則兵必戰於邯鄲之
下矣此臣之所以為大王患也當今之時山東之建國莫
如趙疆趙地方三千里帶甲數十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
十年西有常山南有河漳東有清河北有燕國燕固弱國
不足畏也且秦之所畏害於天下者莫如趙然而秦不敢
舉兵甲而伐趙者何也畏韓魏之議其後也然則韓魏趙
之南蔽也秦之攻韓魏也財不然無有各山大川之限稍
稍蠶食之傳之國都而止矣韓魏不能支秦必入臣於秦
秦無韓魏之隔禍必中於趙矣此臣之所以為大王患也
臣聞堯無三夫之分舜無咫尺之地以有天下禹無百人
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卒不過三千人車不過三百乘而
為天子誠得其道也是故明主外料其敵國之彊弱內度
其士卒之眾寡賢與不肖不待兩軍相當而勝敗存亡之

機節固已見於胸中矣豈揆於眾人之言而以冥冥洪事

哉臣竊以天下地圖按之諸侯之地五倍於秦料諸侯之
卒十倍於秦六國并力為一西面攻秦秦破必矣今西面
而事之見臣於秦夫破人之與破於人也臣人之與臣於
人也豈可同日而言之哉夫衡人者皆欲割諸侯之地以
與秦成與秦成則高臺榭美宮室聽竽笙琴瑟之音察五
味之和前有軒轅後有長庭美人巧笑卒有秦患而不與
其憂是故衡人日夜務以秦權恐惕諸侯以求割地願大
王之熟計之也臣聞明王絕疑去讒屏流言之迹塞朋黨
之門故尊主廣地彊兵之計臣得陳忠於前矣故竊為大
王計莫如一韓魏齊楚燕趙六國從親以擯畔秦今天下
之將相相與會於涇水之上通質刑白馬以盟之約日秦
攻楚齊魏各出銳師以佐之韓絕食道趙涉河漳燕守常

不畫天下如博塞布
子四路歷在自亦
奇矣

李公子位說韓說官
說以近事也說玩其通
說之妙

梅云廣雅疏證云距
來當位距黍与府字
為韻

以器械犀利張其威
而壯其勝

近秦必賂秦賂秦必割
地以有限之地供無厭之
求其自盡之道也一徑
破的說韓說皆用此

山之北秦攻韓魏則楚絕其後齊出銳師以佐之趙涉河
漳燕守雲中秦攻齊則楚絕其後韓守成皋魏塞午道趙
涉河漳博關燕出銳師以佐之秦攻燕則趙守常山楚軍
武關齊涉渤海韓魏出銳師以佐之秦攻趙則韓軍宜陽
楚軍武關魏軍河外齊涉渤海燕出銳師以佐之諸侯有
先肯約者五國共伐之六國從親以擯秦秦必不敢出兵
於函谷關以害山東矣如是則霸業成矣趙王曰寡人年
少蒞國之日淺未嘗得聞社稷之長計今上客有意存天
下安諸侯寡人敬以國從乃封蘇秦為武安君飾車百乘
黃金千鎰白璧百雙錦繡千純以約諸侯

蘇秦為趙合從說韓王曰韓北有鞏洛成皋之固西有宜
陽商阪之塞商字依史記策作常東有宛穰洧水南有陘山地方千

里帶甲數十萬天下之彊弓勁弩皆自韓出谿子少府時
力距來皆射六百步之外韓卒超足而射百發不暇止遠
者達胸近者掩心韓卒之劍戟皆出於冥山棠谿墨陽合
伯鄧師宛馮龍淵太阿皆陸斷馬牛水擊鵠雁當敵即斬
堅甲鐵幕革抉吹芮無不畢具國策甲下有盾鞬整字按
吹讀伐即是盾不當重及
故從史記去三字又下文被堅甲三句承上三以韓卒之
項則堅甲屬下句讀與即斬屬為句者非是
勇被堅甲蹠勁弩帶利劍一人當百不足言也夫以韓之
勁與大王之賢乃欲西面事秦稱東藩築帝宮受冠帶祠
春秋交臂而服焉夫羞社稷而為天下笑無過此者矣是
故願大王之熟計之也大王事秦秦必求宜陽成皋今茲
効之明年又益求割地與之即無地以給之不與則棄前
功而後更受其禍且夫大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夫
以有盡之地而逆無已之求此所為市怨而買禍者也不

戰而地已削矣臣聞鄙語曰甯為雞口無為牛後今大王西面交臂而臣事秦何以異於牛後乎夫以大王之賢挾疆韓之兵而有牛後之名臣竊為大王羞之韓王忿然作色攘臂按劍仰天太息曰寡人雖死必不能事秦今主君以趙王之教詔之敬奉社稷以從

蘇季子說魏襄王。

蘇子為趙合從說魏王曰大王之地南有鴻溝陳汝南許鄢昆陽邵陵舞陽新鄴

蘇子為趙合從說魏王曰大王之地南有鴻溝陳汝南許鄢昆陽邵陵舞陽新鄴後漢郡國志汝南宋公國周名新鄴然則此新字衍抑當依史記新

都東有淮潁沂黃煮棗無疏西有長城之界北有河外卷史記正義謂河外為河南地此猶未明蓋大梁正河南行地北當言河內矣蓋魏以大梁鄴夾河南北並以為都其正北乃韓之上黨不可舉也此云河外乃河既折而北流為東河其東南曰外乃秦漢之東郡地在河梁東北者耳卷衍不知何處必不如注家以漢河南郡之卷為解蓋卷縣正是上文長城之界非此卷衍此卷衍亦東郡左右地耳以張儀說魏秦下河外割則道不通亦指此不北語証之尤明又蘇秦說趙河外割則道不通亦指此

梅亭多莖字

侈字其人民之眾又

一說法

梅亭與受冠帶三字

並非正南燕酸棗地方千里名雖小然而廬田廡舍曾無河之南地車所芻牧牛馬之地人民之眾牛馬之多日夜行不絕輪轡殷殷若有三軍之眾臣竊料之大王之國不下於楚然衡人誅王外交強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國患不被其禍夫挾疆秦之勢以內劫其主罪無過此者且魏天下之疆國也大王天下之賢主也今乃有意西面而事秦稱東藩築帝宮受冠帶祠春秋臣竊為大王愧之臣聞越王句踐以散卒三千禽夫差於干遂武王卒三千人革車三百乘斬紂於牧之野豈其士卒眾哉誠能振其威也今竊聞大王之卒武力二十餘萬蒼頭二十萬奮擊二十萬廝徒十萬車六百乘騎五千匹此其過越王句踐武王遠矣今乃劫於羣臣之說而欲臣事秦夫事秦必割地效質故兵未用而國已虧矣凡羣臣之言事秦者皆姦臣非忠臣也夫

說到割地之害與說

為人臣割其主之地以外交偷取一旦之功而不顧其後
 破公家而成私門外挾彊秦之勢以內劫其主以求割地
 願大王之熟察之也周書曰絲絲不絕蔓蔓若何毫毛不
 拔將成斧柯前慮不定後有大患將柰之何大王誠能聽
 臣六國從親專心并力則必無彊秦之患故敝邑趙王使
 使臣獻愚計奉明約在大王詔之魏王曰寡人不肖未嘗
 得聞明教今主君以趙王之詔詔之敬以國從

蘇季子說齊宣王 齊宣十年○○○

蘇秦為趙合從說齊宣王曰齊南有太山東有琅邪西有
 清河北有渤海此所謂四塞之國也齊地方二千里帶甲
 數十萬粟如邱山齊車之良五家之兵疾如錐矢戰如雷
 電解如風雨即有軍役未嘗倍泰山絕清河涉渤海也臨
 淄之中七萬戶臣竊度之下戶二男子三七二十一萬不

齊年強且遠於秦故
 以秦為害齊為骨

待發於遠縣而臨淄之卒固已二十一萬矣臨淄甚富而
 實其民無不吹竽鼓瑟擊筑彈琴鬪雞走狗六博踰鞠者
 臨淄之途車轂擊人肩摩連衽成帷舉袂成幕揮汗成雨
 家殷人足志高氣揚夫以大王之賢與齊之彊天下不能
 當今乃西面事秦竊為大王羞之且夫韓魏所以畏秦者
 以與秦接界也兵出而相當不至十日而戰勝存亡之機
 決矣韓魏戰而勝秦則兵半折四境不守戰而不勝以亡
 隨其後是故韓魏之所以重與秦戰而輕為之臣也今秦
 攻齊則不然倍韓魏之地至衛陽晉之道徑亢父之險車
 不得方軌馬不得並行百人守險千人不能過也秦雖欲
 深入則狼顧恐韓魏之議其後也是故惴疑虛喝高躍而
 不敢進則秦不能害齊亦明矣夫不料秦之不柰我何也
 而欲西面事秦是羣臣之計過今臣無事秦之名而有彊

描繪敵情如繪此
 謂揣摩

國之實臣。固願大王之少留計。齊王曰：寡人不敏，今主君以趙王之詔告之，敬奉社稷以從。

蘇季子自齊反，燕說燕易王。

人有惡蘇秦於燕王者，曰：武安君天下不信人也。王以萬乘下之尊之於廷，示天下與小人羣也。武安君從齊來而燕王不館也。謂燕王曰：臣東周之鄙人也，見足下身無咫尺之功而足下邇臣於郊，顯臣於廷。今臣爲足下使，利得十城，功存危燕，足下不聽臣者，人必有言臣不信，傷臣於王者。且臣之不信，是足下之福也。使臣信如尾生，廉如伯夷，孝如曾參，三者天下之高行也，而以事足下，可乎？燕王曰：可。曰：有此臣，亦不事足下矣。蘇秦曰：且夫孝如曾參，義不離親，一夕宿於外，足下安得使之之？齊廉如伯夷，不取素殮，汙武王之義而不臣，辭孤竹之君，餓而死於首陽之

此篇亦與極本異

善福氣亦初逸

山廉如此者，何肯步行數千里而事弱燕之危主乎？信如尾生，期而不來，抱梁柱而死，信至如此，何肯揚燕秦之威於齊而取大功乎哉？且夫信行者，所以自爲也，非所以爲人也。皆自覆之術，非進取之道也。且夫三王代興，五霸迭盛，皆不自覆也。君以自覆爲可乎？則齊不益於營邱，足下不踰境不窺於邊城之外，且臣有老母於周，離老母而事足下去，自覆之術而謀進取之道，臣之趣固不與足下合者。足下皆自覆之君也。僕者進取之臣也。所謂以忠信得罪於君者也。燕王曰：夫忠信何得罪之有也？對曰：足下不知也。臣鄰家有遠爲吏者，其妻私人其夫，且歸其私之者，憂之其妻曰：公勿憂也，吾已爲藥酒以待之矣。後二日，夫至，妻使妾奉卮酒進之，妾知其爲藥酒也，進之則殺主父，言之則逐主母，乃佯僵棄酒，主父大怒而笞之，妾之棄酒

乘酒之妾分光之女並游
士富于劉子政著書為
二婦立傳何妾也。事
奇元微之才得進海
篇賦此事甚工

於此一機甚高甚深

8

上以活主父下以存主母也忠至如此然不免於咎此以
忠信得罪者也臣之事適不幸而有類妾之棄酒也且臣
之事足下亢義益國今乃得罪臣恐天下後事足下者莫
敢自必也且臣之說齊曾不欺之也使說齊者莫如臣之
言也雖堯舜之智不敢取也

蘇代止孟嘗君入秦。

孟嘗君將入秦止者于數而弗聽蘇代欲止之孟嘗君曰
人事者吾已盡知之矣吾所未聞者獨鬼事耳蘇代曰臣
之來也固不敢言人事也固且以鬼事見君孟嘗君見之
謂孟嘗君曰今者臣來過於淄上有士偶人與桃梗相與
語桃梗謂士偶人曰子西岸之士也槎子以為人至歲八
月降雨下淄水至則汝殘矣士偶曰不然吾西岸之士也
土則復西岸耳今子東國之桃梗也刻削子以為人降雨

8

國策高誘注本代蘇
秦鮑彪本改秦為子
史記作蘇代

下淄水至流子而去則子漂漂者將何如耳今秦四塞之
國譬如虎口而君入之則臣不知君所出矣孟嘗君乃止
蘇代說齊不為帝。

蘇子自燕之齊見於章華南門齊王曰嘻子之來也秦使
魏冉致帝子以為何如對曰王之間臣也卒而患之所從
往者微今不聽是恨秦也聽之是恨天下也不如聽之以
為秦勿庸稱也以為天下秦稱之天下聽之王亦稱之先
後之事帝名為無傷也秦稱之而天下不聽王因勿稱於
以收天下此大資也

國策高誘注本代蘇
秦

梅本無王曰伐宋利五
字

蘇子謂齊王曰齊秦立為兩帝王以天下為尊秦乎且尊
齊乎王曰尊秦釋帝則天下愛齊乎且愛秦乎王曰愛齊
而憎秦兩帝立約伐趙孰與伐宋之利也王曰伐宋利對
曰夫約然與秦為帝而天下獨尊秦而輕齊齊釋帝則天

高注本及史記皆作形服

下愛齊而憎秦伐趙不如伐宋之利故臣願王明釋帝以就天下倍約擯秦勿使爭重而王以其間舉宋夫有宋則衛之陽城危有淮北則楚之東國危有濟西則趙之河東危有陰平陸則梁門不啓故釋帝而貳之以伐宋之事則國重而名尊燕楚以刑服天下不敢不聽此湯武之舉也敬秦以為名而後使天下憎之此所謂以卑易尊者也願王之熟慮之也

蘇代遺燕昭王書。

此亦是古文字字筆力渾劫有蒼然之先然鍊法亦未及

齊伐宋宋急蘇代乃遺燕昭王書曰夫列在萬乘而寄質於齊名卑而權輕奉齊助之伐宋民勞而實費破宋殘楚淮北肥大齊讐疆而國弱也此三者皆國之大敗也而足下行之將欲以除害取信於齊也而齊未加信於足下而忌燕也愈甚矣然則足下之事齊也失所為矣夫民勞而

齊倍者服紫雖以敝白增染成而價猶貴

實費又無尺寸之功破宋肥讐而世負其禍矣足下以宋加淮北疆萬乘之國也而齊并之是益一齊也北夷方七百里加之以魯衛此所謂疆萬乘之國也而齊并之是益二齊也夫一齊之疆而燕猶不能支也今乃以三齊臨燕其禍必大矣雖然臣聞智者之舉事也轉禍而為福因敗而成功者也齊人紫敗素也而賈十倍越王句踐棲於會稽而後殘吳霸天下此皆轉禍而為福因敗而為功者也今王若欲轉禍而為福因敗而為功乎則莫如遙霸齊而厚尊之使之盟於周室盡焚天下之秦符約曰夫上計破秦其次長賓客秦秦挾賓客以待破秦王必患之秦五世以結諸侯今為齊下秦王之志苟得窮齊不憚以一國都為功然而王何不使布衣之人以窮齊之說說秦謂秦王曰燕趙破宋肥齊尊齊而為之下者燕趙非利之也弗利

而勢爲之者何也。以不信秦王也。今王何不使可以信者接收燕趙。合涇陽君若高陵君先於燕趙。秦有變。因以爲質。則燕趙信秦矣。秦爲西帝。趙爲中帝。燕爲北帝。立爲三帝。而令諸侯韓魏不聽。則秦伐之。齊不聽。則燕趙伐之。天下孰敢不聽。天下服聽。因驅韓魏以攻齊。曰必反宋地而歸楚之。淮北夫反宋地而歸楚之。淮北燕趙之所同利也。並立三帝。燕趙之所同願也。夫實得所利。名得所願。則燕趙之棄齊也。猶釋敝屣。今王之不收燕趙。則齊霸必成矣。諸侯戴齊而王獨弗從也。是國伐也。諸侯戴齊而王從之。是名卑也。王不收燕趙。名卑而國危。王收燕趙。名尊而國甯。夫去尊甯而就卑危。智者不爲也。秦王聞若說也。必如刺心。則王何不務使智士以若此言說秦。秦伐齊必矣。夫取秦上交也。伐齊正利也。尊上交。務正利。聖王之事也。燕

昭王善其書曰。先人嘗有德蘇氏子之之亂。而蘇氏去燕。燕欲報讐。仇於齊。非蘇氏莫可。乃召蘇氏。復善待之。與謀伐齊。竟破齊。閔王出走。

蘇代約燕昭王書

當在赧王三十六七七年燕。昭末年年秦拔楚郢鄢時。

奇峻之氣有過季子

瑰璋奇肆
鋪張賦而以險怪
出之姿態橫溢真
是古今奇文字

言其之情獨此其
奇

妙字只在虛字點
綴古端甚致弄

秦召燕王。燕王欲往。蘇代約燕王曰。楚得枳而國亡。齊得宋而國亡。齊楚不得以有枳。宋事秦者何也。是則有功者。秦之深讐也。秦取天下。非行義也。暴也。秦之行暴。正告天下。告楚曰。蜀地之甲。輕舟史作乘。下同。浮於汶。乘夏水而下江。五日而至郢。漢中之甲。輕舟出於巴。乘夏水下漢。四日而至五渚。寡人積甲宛東。下隨。智者不及謀。勇者不及怒。寡人如射隼矣。王乃待天下之攻。函谷不亦遠乎。楚王爲是之故。十七年事秦。秦正告韓曰。我起乎少曲。一日而斷太

車法稍定

文命文而愈重情

行我起乎宜陽而觸平陽二日而莫不盡繇我離兩周而觸鄭五日而國舉韓氏以為然故事秦正告魏曰我舉安邑塞女戟韓氏此韓氏河東地名屬魏太原卷下軹道徐廣曰霸陵有軹道內軹縣徐誤道南陽封冀兼包兩周乘夏水浮輕舟彊弩在前鉅戟在後決滎口魏無大梁決白馬之口魏無黃黃有三在河內者曰內黃在陳留者曰外黃在曹州者曰小黃與濟陽連此黃小黃也史記本有外字非是濟陽決宿胥之口魏無虛頓邱陸攻則擊河內水攻則滅大梁魏以為然故事秦欲攻安邑恐齊據救史作之則以宋委於齊曰宋王無道為木人以象寡人射其面寡人地絕兵遠不能攻也王苟能破宋有之寡人如自得之已得安邑塞女戟因以破宋為齊罪秦欲攻韓恐天下救之則以齊委於天下曰齊人四與寡人約四欺寡人必率天下以攻寡人者三有齊無秦無齊有秦必伐之必亡之已得宜

隘極本作阮

二隘字皆同

摠上精神愈信情

穆文歷曰秦車帛

狼之國而代之善

實出以鬼魅文詞

國轉古似呂和抱

素書

陽少曲致藺離史無石因以破齊為天下罪秦欲攻魏重楚則以南陽委於楚曰寡人固與韓且絕矣殘均陵塞隄隘苟利於楚寡人如自有之魏棄與國而合於秦因以塞隄隘為楚罪兵困於林中重燕趙以膠東委於燕以濟西委於趙已得講於魏質史作至公子延因犀首攻趙兵傷於史作離石離石遇敗於馬史作陽馬陵而重魏則以葉蔡委於魏已得講於趙則劫魏魏不為割困則使太后穰侯為和嬴則兼欺舅與母適燕者曰以膠東適趙者曰以濟西適魏者曰以葉蔡適楚者曰以塞隄隘適齊者曰以宋必令其言如循環用兵如刺蜚母不能知舅不能約龍賈之戰岸門之戰封陵之戰高商之戰趙莊之戰秦之所殺三晉之民數百萬今其生者皆死秦之孤也西河之外上雒之地三川晉國晉國謂安邑晉末獨有絳曲沃而魏居安邑近之趙韓皆遠故謂為晉國蘇厲曰韓亡三川魏亡晉

四力一篇之意

梅本無燕昭王以下四十五字

圖策作蘇秦

策非出於鬼神
圖之國策作惡之

言肆峭凶之戰圖
文之集

國之禍三晉之半秦禍如此其大而燕趙之秦者皆以爭
事秦說其主此臣之所大患燕昭王不行蘇代復重於燕
燕反約從親如蘇秦時或從或否而天下由此宗蘇氏之
從約代厲皆以壽死名顯諸侯

蘇厲為齊遺趙惠文王書

臣聞古之賢君其德行非布於海內也教順非洽於民人
也祭祀時享非數常於鬼神也甘露降時雨至年穀豐熟
民不疾疫衆人善之然而賢主圖之今足下之賢行功力
非數加於秦也怨毒積怒非素深於齊也秦趙與國以彊
徵兵於韓秦誠愛趙乎其實憎齊乎物之甚者賢主察之
秦非愛趙而憎齊也欲亡韓而吞二周故以齊餓天下
齊及以齊國策作韓吳師道乃疑厲為韓說而齊字為司馬
子長所改此大誤也蘇代云秦欲攻韓恐天下救之則以
齊委於天下正此時情事故為齊說而語及韓國策誤本
乃盡以齊字作韓豈可據耶事當在齊潛敗走燕未盡取

齊七十城時大事記疑恐事之不合故出兵以劫魏趙恐
非此時事亦不然也

天下畏已也故出晉以為信恐天下亟反也故徵兵於韓
以威之聲以德與國而實伐空韓臣以秦計為必出於此

夫物固有勢異而患同者楚久伐而中山亡今齊久伐而

韓必亡破齊王與六國分其利也亡韓秦獨擅之收二周
西取祭器秦獨私之賦田計功王之獲利孰與秦多說士

之計曰韓亡三川魏亡晉國市朝未變而禍已及矣燕盡
齊之北地去沙邱鉅鹿斂三百里韓之上黨去邯鄲百里

燕秦謀王之河山間三百里而通矣秦之上郡近挺關策

扞關大事記云扞者扞敵之至於榆中者千五百里秦以
扞非關名故楚趙皆有之

三郡軍策作攻王之上黨羊腸之西句注之南非王有已踰

句注斬常山而守之三百里而通於燕兼按上黨蓋韓趙

黨在南趙之上黨在北燕盡齊之北地以下言秦兵之從
南路者秦之上郡以下言秦兵之從北路者兩路皆通燕

梅本無天下二字

則趙斷代馬胡犬不東下昆山之玉不出此三寶者亦非
為三矣王有已王久伐齊從彊秦攻韓其禍必至於此願王熟慮
之且齊之所以伐者以事王也天下屬行以謀王也燕秦
之約成而兵出有日矣五國三分王之地齊倍五國之約
而殉王之患西兵以禁彊秦秦廢帝請服反高平根柔於
魏反豈分先俞於趙齊之事王宜為上倭而今乃抵擧臣
恐天下後事王者之不敢自必也願王熟計之也今王毋
與天下攻齊天下必以王為義齊抱社稷而厚事王天下
必盡重王義王以天下善秦秦暴以天下禁之是一世之
名寵制於王也

蘇厲為周說白起

蘇厲謂周君曰敗韓魏殺犀武攻趙取蘭離石祁者皆白
起是攻用兵又有天命也今攻梁梁必破破則周危君不

杜郵之禍亦善息教
之也

若止之謂白起曰楚有養由基者善射去柳葉者百步而
射之百發百中左右皆曰善有一人過曰善射可教射也
矣養由基曰人皆善子乃曰可教射子何不代我射之也
客曰我不能教子支左屈右夫射柳葉者百發百中而不
以善息少焉氣力倦弓撥矢鉤一發不中前功盡矣今公
破韓魏殺犀武而北攻趙取蘭離石祁者公也公之功甚
多今公又以秦兵出塞過兩周踐韓而以攻梁一攻而不
得前功盡滅公不若稱病不出也

梅云史記作一發不中者百發盡息更語險而意盡

合河爾氏
尉粹家訓

書說類二

古文辭類纂二十五

張儀說魏哀王。

二梅本作三

張儀為秦連衡說魏王曰魏地方不至千里卒不過二十萬人地四平諸侯四通條達輻輳無有高山大川之限從鄭至梁不過百里從陳至梁二百餘里馬馳人趨不待倦而至梁南與楚境西與韓境北與趙境東與齊境卒戍四方守亭障者參列粟糧漕庾不下十萬魏之地勢故戰場也魏南與楚而不與齊則齊攻其東東與齊而不與趙則趙攻其北不合於韓則韓攻其西不親於楚則楚攻其南此所謂四分五裂之道也且夫諸侯之為從者以安社稷尊主疆兵顯名也合從者一天下約為兄弟刑白馬以盟於洹水之上以相堅也夫親昆弟同父母尚存爭錢財而欲恃詐偽反覆蘇秦之餘謀其不可成亦明矣大王不事

秦秦下兵攻河外拔卷衍燕酸棗劫衛取晉陽史記作則陽晉趙不南趙不南則魏不北魏不北則從道絕則大王之國欲求無危不可得也秦挾韓而攻魏韓劫於秦不敢不聽秦韓爲一國魏之亡可立而須也此臣之所爲大王患也爲大王計莫如事秦事秦則楚韓必不敢動無楚韓之患則大王高枕而臥國必無憂矣且夫秦之所欲弱莫如楚而能弱楚者莫若魏楚雖有富大之名其實空虛其卒雖衆多然而輕走易北不敢堅戰悉魏之兵南面而伐勝楚必矣夫虧楚而益魏攻楚而適秦乃嫁禍安國此善事也大王不聽臣秦甲出而東伐雖欲事秦而不可得也且夫從人多奮辭而寡可信說一諸侯之王出而乘其車約一國而成反而取封侯之基是故天下之游士莫不日夜搯腕瞑目切齒以言從之便以說人主人主覽其辭牽其說

惡得無眩哉臣聞積羽沈舟羣輕折軸衆口鑠金故願大王之熟計之也魏王曰寡人蠢愚前計失之請稱東藩築帝宮受冠帶祠春秋効河外

張儀說楚懷王

張儀爲秦破從連衡說楚王曰秦地半天下兵敵四國被山帶河以爲固虎賁之士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粟如邱山法令旣明士卒安難樂死主嚴以明將智以武雖無出兵甲席卷常山之險折天下之脊天下後服者先亡且夫爲從者無以異於驅羣羊而攻猛虎也夫虎之與羊不格明矣今大王不與猛虎而與羣羊竊以爲大王之計過矣凡天下疆國非秦而楚非楚而秦兩國敵侔交爭其勢不兩立而凡天下以下二十五字係從人語與下文義不貫疑衍大王不與秦秦下甲兵據宜陽韓之上地不通下河東取成皋韓必入臣於秦

韓入臣魏則從風而動秦攻楚之西韓魏攻其北社稷豈得無危哉且夫約從者聚羣弱而攻至彊也夫以弱攻彊不料敵而輕戰國貧而驟舉兵此危亡之術也臣聞之兵不如者勿與挑戰粟不如者勿與持久夫從人者飾辯虛辭高主之節行言其利而不言其害卒有楚禍無及爲己是故願大王之熟計之也秦西有巴蜀方船積粟起於汶山循江而下至郢三千餘里舫船載卒一舫載五千人與三月之糧下水而浮一日行三百餘里數雖多不費汗馬之勞不至十日而距扞關扞關驚則從竟陵以東盡城守矣黔中巫郡非王之有已秦舉甲出之武關南面而攻則北地絕秦兵之攻楚也危難在三月之內而楚恃諸侯之救在半歲之外此其勢不相及也夫恃弱國之救而忘彊秦之禍此臣所以爲大王之患也且大王嘗與吳人五

戰三勝而亡之陳卒盡矣有偏守新城而居民苦矣臣聞之攻大者易危而民敵者怨於上夫守易危之功而逆彊秦之心臣竊爲大王危之且夫秦之所以不出甲於函谷關十五年以攻諸侯者陰謀有吞天下之心也楚嘗與秦構難戰於漢中楚人不勝通侯執珪死者七十餘人遂亡漢中楚王大怒興師襲秦與秦戰於藍田又却却此所謂兩虎相搏者也夫秦楚相敵而韓魏以全制其後計無過於此者矣是故願大王熟計之也秦下兵攻衛陽晉必關扞天下之匈大王悉起兵以攻宋不至數月而宋可舉舉宋而東指則泗上十一諸侯盡王之有已凡天下之所信約從親堅者蘇秦封爲武安君而相燕卽陰與燕王謀破齊共分其地乃佯有罪出奔入齊齊王因受而相之居二年而覺齊王大怒車裂蘇秦於市夫以一詐僞反覆之蘇秦

而欲經營天下混一諸侯其不可成也亦明矣今秦之與楚也接境壤界固形親之國也大王誠能聽臣臣請秦太子入質於楚楚太子入質於秦請以秦女為大王箕帚之妾効萬家之都以為湯沐之邑長為昆弟之國終身無相攻擊臣以謂計無便於此者故敝邑秦王使使臣獻書大王之從車下風須以決事楚王曰楚國僻陋託東海之上寡人年幼不習國家之長計今上客幸教以明制寡人聞之敬以國從乃遣使車百乘獻雞駭之犀夜光之璧於秦

蘇張之說多非當日本辭為從衡學者為之耳為此文者蓋以為說頃襄王若面對楚懷王不應云楚王大怒云云也又東海之上乃楚遷壽春後語於懷王時不合蓋為此文者未計張儀之年不能及懷王後也

張儀說韓襄王。

張儀為秦連衡說韓王曰韓地險惡山居五穀所生非麥而豆民之所食大抵豆飯藿羹一歲不收民不厭糟糠地

方不滿九百里無二歲之所食料大王之卒悉之不過三十萬而廝徒負養在其中矣為除守微亭障塞見卒不過二十萬而已秦帶甲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虎鷲之士踰跣科頭貫頤奮戟者至不可勝計也秦馬之良戎兵之衆探前蹶後蹄間三尋者不可勝數也山東之卒被甲冒胄以會戰秦人捐甲徒程以趨敵左挈人頭右挾生虜夫秦卒之與山東之卒也猶孟賁之與怯夫也以重力相壓猶烏獲之與嬰兒也夫戰孟賁烏獲之士以攻不服之弱國無以異於墮干鈞之重集於烏卵之上必無幸矣諸侯不料兵之弱食之寡而聽從人之甘言好辭比周以相飾也皆奮曰聽吾計則可以彊霸天下夫不顧社稷之長利而聽須臾之說註誤人主者無過於此者矣大王不事秦秦下甲據宜陽斷絕韓之上地東取成皋宜陽則鴻臺之宮

桑林之苑非王之有已夫塞成臯絕上地則王之國分矣
 先事秦則安矣不事秦則危矣夫造禍而求福計淺而怨
 深逆秦而順趙雖欲無亡不可得也故為大王計莫如事
 秦秦之所欲莫如弱楚而能弱楚者莫如韓非以韓能彊
 於楚也其地勢然也今王西面而事秦以攻楚敝邑秦王
 必喜夫攻楚而私其地轉禍而說秦計無便於此者也是
 故秦王使使臣獻書大王御史須以決事韓王曰客幸而
 教之請比郡縣築帝宮祠春秋稱東藩効宜陽

淳于髡說齊宣王見七士。

淳于髡一日而見七人於宣王王曰子來寡人聞之千里
 而一士是比肩而立百世而一聖若隨踵而至也今子一
 朝而見七士則士不亦衆乎淳于髡曰不然夫鳥同翼者
 而聚居獸同足者而俱行今求柴胡桔梗於沮澤則累世
 不得一焉及之畢黍梁父之陰則卻車而載耳夫物各有
 疇今髡賢者之疇也王求士於髡若挽水於河而取火於
 燧也髡將復見之豈特七士也

淳于髡解受魏璧馬。

齊欲伐魏魏使人謂淳于髡曰齊欲伐魏能解魏患唯先
 生也敝邑有寶璧二雙文馬二駟請致之先生淳于髡曰
 諾入說齊王曰楚齊之仇敵也魏齊之與國也夫伐與國
 使仇敵制其餘敝名醜而實危為王弗取也齊王曰善乃
 不伐魏客謂齊王曰淳于髡言不伐魏者受魏之璧馬也
 王以謂淳于髡日間先生受魏之璧馬有諸曰有之然則
 先生為寡人計之何如淳于髡曰伐魏之事魏之所說不伐
 不便魏雖刺髡於王何益若誠使魏雖封髡於王何損且
 夫王無伐與國之誹魏無見亡之危百姓無被兵之患髡

更進一步說以有力

存璧馬之寶於王何傷乎。

淳于髡說齊王止伐魏。

齊欲伐魏淳于髡謂齊王曰韓子盧者天下之疾犬也東廓逡者海內之狡兔也韓子盧逐東廓逡環山者三騰山者五兔極於前犬廢於後犬兔俱罷各死其處田父見之無勞勅之苦而擅其功今齊魏久相持以頓其兵敝其衆臣恐彊秦大楚承其後有田父之功齊王懼謝將休士黃歇上秦昭王書。

意正而語則有情忠而文甚痛事迫而詞氣自雅和大觀也

頃襄王二十年秦白起拔楚西陵或拔鄢郢夷陵燒先王之墓王徙東北保於陳城楚遂削弱爲秦所輕於是白起又將兵來伐楚人有黃歇者游學博聞襄王以爲辯故使於秦說昭王曰天下莫彊於秦楚今聞大王欲伐楚此猶兩虎相鬪而駑犬受其敝不如善楚臣請言其說臣聞之

此是有名大篇絕奇
隋而流暢

物至而反冬夏是也致至而危累綦是也今大國之地半天下有二垂此從生民以來萬乘之地未嘗有也先帝文王武王王之身三世而不忘接地於齊史之身上不重王字以文義皆應有之以絕從親之要今王使成橋守事於韓成橋以其地入秦是王不用甲不伸威而得百里之地王可謂能矣王又舉甲兵而攻魏杜大梁之門舉河內拔燕酸棗虛桃人楚燕之兵雲翔而不敢校王之功亦多矣王休甲息衆二年然後復之又取蒲衍首垣以臨仁平邱小黃濟陽嬰城而魏氏服矣王又割濮歷之北屬之燕斷齊秦之要絕楚趙之脊天下五合六聚而不敢救也王之威亦殫矣王若能持功守威省攻伐之心而肥仁義之誠使無復後患三王不足四五霸不足六也王若負人徒之衆恃甲兵之彊乘毀魏氏之威而欲以力臣天下之主臣恐有後患

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易曰狐濡其尾此言始之易終之難也何以知其然也昔智氏見伐趙之利而不知榆次之禍也吳見伐齊之便而不知干隧之敗也此二國者非無大功也沒利於前而易患於後也吳之信越也從而伐齊遂攻齊人於艾陵還為越王禽於三江之浦智氏信韓魏從而伐趙攻晉陽之城勝有日矣韓魏叛之殺智伯瑤於鑿臺之上今王好楚之不毀也而忘毀楚之彊韓魏也臣為王慮而不取也詩云大武遠宅而不涉從此觀之楚國援也鄰國敵也詩云趨趨龜兔遇犬獲之他人有心子寸度之今王中道而信韓魏之善王也此正吳之信越也臣聞之敵不可假時不可失臣恐韓魏卑辭除患而實欲欺大國也何則王無重世之德於韓魏而有累世之怨焉夫韓魏父子兄弟接踵而死於秦者將十世矣本國殘社

此篇亦與梅本異此
從史記

借一書問作第一類

第二類

第三類

稷壞宗廟毀列腹絕腸折脛摺頤首身分離暴骸骨於草澤頭顱僵仆相望於境父子老弱係脛束手為羣虜者相及於路鬼神狐祥言鬼無所歸而為妖傷無所血食人民不聊生族類離散流亡為僕妾者盈滿海內矣故韓魏之不亡秦社稷之憂也今王資之與攻楚不亦過乎且王攻楚將惡出兵王將借路於仇讐之韓魏乎兵出之日而王憂其不返也是王以兵資於仇讐之韓魏也王若不借路於仇讐之韓魏必攻隨水右壤隨水右壤此皆廣川大水山林谿谷不食之地也王雖存之不為得地是王有毀楚之名而無得地之實也且王攻楚之日四國必悉起兵以應王秦楚之兵構而不離魏氏將出而攻留方與鉅湖陵碭蕭相故宋必盡齊人南面攻楚泗上必舉此皆平原四達膏腴之地而使獨攻王破楚以肥韓魏於中國而勁齊韓

此下之勢更雄肆後更
多險劫

點出心素

以韓魏齊又作三國

文字原豐

第作要絕

一疏遠之人而取
間骨肉攘奪權相
命題已自極難如有
一種精力籠蓋于
古史能逐太后以仇
探相位以寄一罪其
傾危之士哉特遠心
近攻為帝素真
後此文論險仄使
人悚亦使人恨

魏之疆足以校於秦齊南以泗水為境東負海北倚河而
無後患天下之國莫彊於齊魏齊魏得地葆利而詳事下
吏一年之後為帝未能其於禁王之為帝有餘矣夫以王
壤土之博人徒之眾兵革之彊一舉事而注地於楚詘令
韓魏注地言地偏注於楚也史作樹怨於楚詘令言令歸
下而韓魏不聽為所詘也史作還令一作遲令歸
帝重於齊是王失計也臣為王慮莫若善楚秦楚合而為
一以臨韓韓必斂手王襟以東山之險帶以曲河之利東
河內山在秦東者策作山東非曲河策作河曲亦韓必為
非蓋言帶以則於義當謂河水非謂河山之地也韓必為
關內之侯若是而王以十萬戍鄭梁氏寒心許鄆陵嬰城
而上蔡召陵不往來也如此而魏亦關內侯矣王一善楚
而關內兩萬乘之主注地於齊齊右壤可拱手而取也王
之地一經兩海要紂天下是燕趙無齊楚齊楚無燕趙也
然後危動燕趙直搖齊楚此四國者不待痛而服矣

范雎獻書秦昭王。此篇亦在梅本吳此注史記

范子因王稽入秦獻書昭王曰臣聞明主蒞政有功者不
得不賞有能者不得不官勞大者其祿厚功多者其爵尊
能治眾者其官大故無能者不敢當職焉有能者亦不得
蔽隱使以臣之言為可願行而益利其道以臣之言為不
可久留臣無為也語曰庸主賞所愛而罰所惡明主則不
然賞必加於有功而刑必斷於有罪今臣之胸不足以當
樞質而要不足以待斧鉞豈敢以疑事嘗試於王哉雖以
臣為賤人而輕辱獨不重任臣者之無反復於王邪且臣
聞周有砥礪宋有結綠梁有縣黎楚有和璞此四寶者土
之所生良工之所失也而為天下名器然則聖王之所棄
者獨不足以厚國家乎臣聞善厚家者取之於國善厚國
者取之於諸侯天下有明主則諸侯不得擅厚者何也為

其割榮也良醫知病人之死生而聖主明於成敗之事利則行之害則舍之疑則少嘗之雖舜禹復生弗能改已語之至者臣不敢載之於書其淺者又不足聽也意者臣愚而不概於王心邪亡其言臣者賤而不可用乎自非然者臣願得少賜游觀之間望見顏色一語無效請伏斧質書上秦昭王悅之乃謝王稽使以傳車召之

范雎說秦昭王。范雎至秦王庭迎范雎曰寡人宜以身受命久矣會義渠之事急寡人且暮自請太后今義渠之事已寡人乃得受命竊閔然不敏敬執賓主之禮范雎辭讓是日觀范雎之見者羣臣莫不洒然變色易容者秦王屏左右宮中虛無人秦王跪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雎曰唯唯有間秦王復跪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雎曰唯唯若是

先以交疏言深之利
喚起下却迷己之難
深之意故挫

者二秦王跪曰先生卒不幸教寡人邪范雎曰非敢然也臣聞昔者呂尚之遇文王也身為漁父而釣於渭濱耳若是者交疏也已說而立為太師載與俱歸者其言深也故文王遂收功於呂尚而卒王天下鄉使文王疏呂尚而不與深言是周無天子之德而文武無與成其王業也今臣羈旅之臣也交疏於王而所願陳者皆匡君之事處人骨肉之間願効愚忠而未知王之心也此所以王三問而不敢對者也臣非有畏而不敢言也臣知今日言之於前而明日伏誅於後然臣不敢避也大王信行臣之言死不足以為臣患亡不足以為臣憂漆身為厲被髮為狂不足以為臣恥且以五帝之聖焉而死三王之仁焉而死五霸之賢焉而死烏獲任鄙之力焉而死成荆孟賁王慶忌夏育之勇焉而死死者人之所必不免也處必然之勢可以少

真是高肆

疊五死字恐甚
險峻

補於秦此臣之所大願也臣又何患哉伍子胥橐載而出
 昭關夜行晝伏至於陵水無以餬其口膝行蒲伏稽首肉
 袒鼓腹吹篪乞食於吳市卒與吳國闔閭為霸使臣得盡
 謀如伍子胥加之以幽囚終身不復見是臣說之行也臣
 又何憂箕子接輿漆身為厲被髮為狂無益於主假使臣
 得同行於箕子可以有補所賢之主是臣之大榮也臣有
 何恥臣之所恐者獨恐臣死之後天下見臣之盡忠而身
 死因以是杜口裹足莫肯鄉秦耳足下上畏太后之嚴下
 惑於姦臣之態居深宮之中不離阿保之手終身迷惑無
 與昭姦大者宗廟滅覆小者身以孤危此臣之所恐耳若
 夫窮辱之事死亡之患臣不敢畏也臣死而秦治是臣死
 賢於生秦王跪曰先生是何言也夫秦國僻遠寡人愚不
 肖先生乃幸辱至於此是天以寡人愚先生而存先王之

不百字而六先生字五
 實人字二先王字豐
 出自是一派清勁文字

不覺自露其心

宗廟也寡人得受命於先生是天所以幸先王而不棄其
 孤也先生柰何而言若是事無大小上及太后下及大臣
 願先生悉以教寡人無疑寡人也范雎拜秦王亦拜范雎
 曰大王之國四塞以為固北有甘泉谷口南帶涇渭右隴
 蜀左關阪奮擊百萬戰車千乘利則出攻不利則入守此
 王者之地也民怯於私鬪而勇於公戰此王者之民也王
 并此二者而有之夫以秦卒之勇車騎之衆以治諸侯譬
 若馳韓盧而搏蹇兔也霸王之業可致也而羣臣莫當其
 位至今閉關十五年不敢窺兵於山東者是穰侯為秦謀
 不忠而大王之計有所失也秦王跪曰寡人願聞失計然
 左右多竊聽者范雎恐未敢言內先言外事以觀秦王之
 俯仰因進曰夫穰侯越韓魏而攻齊綱壽非計也少出師
 則不足以傷齊多出師則害於秦臣意王之計欲少出師

梅云文子蓋即孟嘗君

一曰以秦取天下要領

而悉韓魏之兵也則不義矣今見與國之不親也越人之國而攻可乎其於計疏矣且昔齊潛王南攻楚破軍殺將再辟地千里而齊尺寸之地無得焉者豈不欲得地哉形勢不能存也諸侯見齊之罷弊君臣之不和也與兵而伐齊大破之士辱兵頓皆咎其王曰誰爲此計者乎王曰文子爲之大臣作亂文子出奔故齊所以大破者以其伐楚而肥韓魏也此所謂借賊兵齊盜糧者也王不如遠交而近攻得寸則王之寸也得尺亦王之尺也今釋此而遠攻不亦繆乎且昔者中山之國地方五百里趙獨吞之功成名立而利附焉天下莫之能害也今夫韓魏中國之處而天下之樞也王其欲霸必親中國以爲天下樞以威楚趙楚疆則附趙趙疆則附楚楚趙皆附齊必懼矣齊懼必卑辭重幣以事秦齊附而韓魏因可虜也昭王曰吾欲親魏

久矣而魏多變之國也寡人不能親請問親魏柰何對曰王卑辭重幣以事之不可則割地而賂之不可因舉兵而伐之王曰寡人敬聞命矣乃拜范雎爲客卿謀兵事卒聽范雎謀使五大夫縮伐魏拔懷後二歲拔邢邱客卿范雎復說昭王曰秦韓之地形相錯如繡秦之有韓也譬如木之有蠹也人之有心腹之病也天下無變則已天下有變其爲秦患者孰大於韓乎王不如收韓昭王曰吾固欲收韓韓不聽爲之柰何對曰韓安得無聽乎王下兵而攻滎陽則鞏成皋之道不通北斷太行之道則上黨之師不下王一興兵而攻滎陽則其國斷而爲三夫韓見必亡安得不聽乎若韓聽而霸事因可慮矣王曰善范雎說昭王論四貴。

范雎曰臣居山東時聞齊之有田文不聞其有王也聞秦

之有太后穰侯華陽高陵涇陽不聞其有王也夫擅國之謂王能利害之謂王制殺生之威之謂王今太后擅行不顧穰侯出使不報華陽涇陽等擊斷無諱高陵進退不請四貴備而國不危者未之有也為此四貴者下乃所謂無王也然則權安得不傾令安得從王出乎臣聞善治國者乃內固其威而外重其權穰侯使者操王之重決制於諸侯剖符於天下政適伐國莫敢不聽戰勝攻取則利歸於陶國弊御於諸侯戰敗則結怨於百姓而禍歸於社稷詩曰木實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傷其心大其都者危其國尊其臣者卑其主崔杼淖齒管齊射王股擢王筋縣之於廟梁宿昔而死李兌管趙囚主父於沙邱百日而餓死今臣聞秦太后穰侯用事高陵華陽涇陽佐之卒無秦王此亦淖齒李兌之類也且夫三代所以亡國者君專授政縱

酒馳騁弋獵不聽政事其所授者妒賢嫉能御下蔽上以成其私不為主計而主不覺悟故失其國今自有秩以上至諸大吏下及王左右無非相國之人者見王獨立於朝臣竊為王恐萬世之後有秦國者非王子孫也

樂毅報燕惠王書

樂妻懇玉

篇中多是說此二句

子美詩過：委為俗

穿：回劍腸此後甚

悲若割直讀樂毅書

而泣後人常有此杜

而泣者

臣不佞不能奉承先王之教以順左右之心恐抵斧質之罪以傷先王之明而又害於足下之義故遁逃奔趙自負以不肖之罪故不敢為辭說今王使使者數之罪臣恐侍御者之不察先王之所以畜幸臣之理而又不白於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故敢以書對臣聞賢聖之君不以祿私其親功多者授之不以官隨其愛能當者處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臣竊觀先王之舉也有高世之心故假節於魏以身得察於燕先

梅云詞氣淵雅似西漢人於戰國文境然而出其類

結上起下整雅渾融

慷慨感惻而招長歌之悲過於傷哭因筆作全曲似勝

此蓋明世不輔趙攻蓋以解惠王之疑

王過舉擢之乎賓客之中而立之乎羣臣之上不謀父兄以爲亞卿臣自以爲奉令承教可以幸無罪故受命而不辭先王命之日我有積怨深怒於齊不量疆弱而欲以齊爲事臣對曰夫齊霸國之餘業而最勝之遺事也練於兵甲習於戰攻王若欲攻之則必與天下圖之與天下圖之莫若結於趙且又淮北宋地楚魏之所欲也趙若許而約四國攻之齊可大破也先王以爲然乃口受具符節南使臣於趙顧反命起兵擊齊以天之道先王之靈河北之地隨先王舉而有之濟上濟上之軍受命擊齊大敗齊人輕卒銳兵長驅至國齊王遁而走莒僅以身免珠玉財寶車甲珍器盡收入於燕齊器設於甯臺大呂陳於元英故鼎反乎磨室薊邱之植植於汶篁自五霸以來功未有及先王者也先王以爲慊於志故裂地而封之使得比小國諸

侯臣竊不自知自以爲奉令承教可以幸無罪是以受命不辭臣聞賢明之君功立而不廢故著於春秋蚤知之士名成而不毀故稱於後世若先王之報怨雪恥夷萬乘之疆國收八百歲之蓄積及至棄羣臣之日餘教未衰執政任事之臣修法令順庶孽施及乎萌隸皆可以教後世臣聞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昔伍子胥說聽於闔閭而吳王遠迹至郢夫差弗是也賜之鳴夷而浮之江吳王不悟先論之可以立功故沈子胥而不悔子胥不蚤見王之不同量是以前至於入江而不化夫免身立功以明先王之迹臣之上誅也離毀辱之誹謗墮先王之各臣之所大恐也臨不測之罪以幸爲秘義之所不敢出也臣聞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忠臣去國不潔其名臣雖不佞數奉教於君子矣恐侍御者之親左右之說不察疏遠之

行故敢獻書以聞唯君王之留意焉

周訢止魏王朝秦。

秦敗魏於華魏王且入朝於秦周訢謂王曰宋人有學者三年反而名其母其母曰子學三年反而名我者何也其子曰吾所賢者無過堯舜堯舜名吾所大者無大天地天地名今母賢不過堯舜母大不過天地是以名母也其母曰子之於學者將盡行之乎願子之存以易名母也子之於學也將有所不行也願子之且以名母為後也今王之

語之皆彼

為後魏王曰子患寡人入而不出邪許縮為我祝曰入而不出請殉寡人以頭周訢對曰如臣之賤也今人有謂臣曰入不測之淵而必出不出請以一鼠首為汝殉者臣必不為也今秦不可知之國也猶不測之淵也而許縮之首急王曰身急以三者身上也河內其下也秦未索其下而王効其上可乎王尚未聽也支期曰王視楚王楚王入秦王以三乘先之楚王不入楚魏為一尙足以捍秦王乃止王謂支期曰吾始也諾於應侯矣今不行者欺之矣支期曰王勿憂也臣使長信侯請無內王王待臣也支期說於長信侯曰王命召相國長信侯曰王何以臣為支期曰臣不知也王急召君長信侯曰吾內王於秦者甯以為秦邪吾以為魏也支期曰君無為魏計君其自為計且安死乎安生乎安窮乎安貴乎君其先自為計後為魏計長信侯曰樓公將入矣臣今從支期曰王急召君君不行血濺君襟矣長信侯行支期隨其後且見王支期先入謂王曰偽

加一急字妙

聲得之極

又極一急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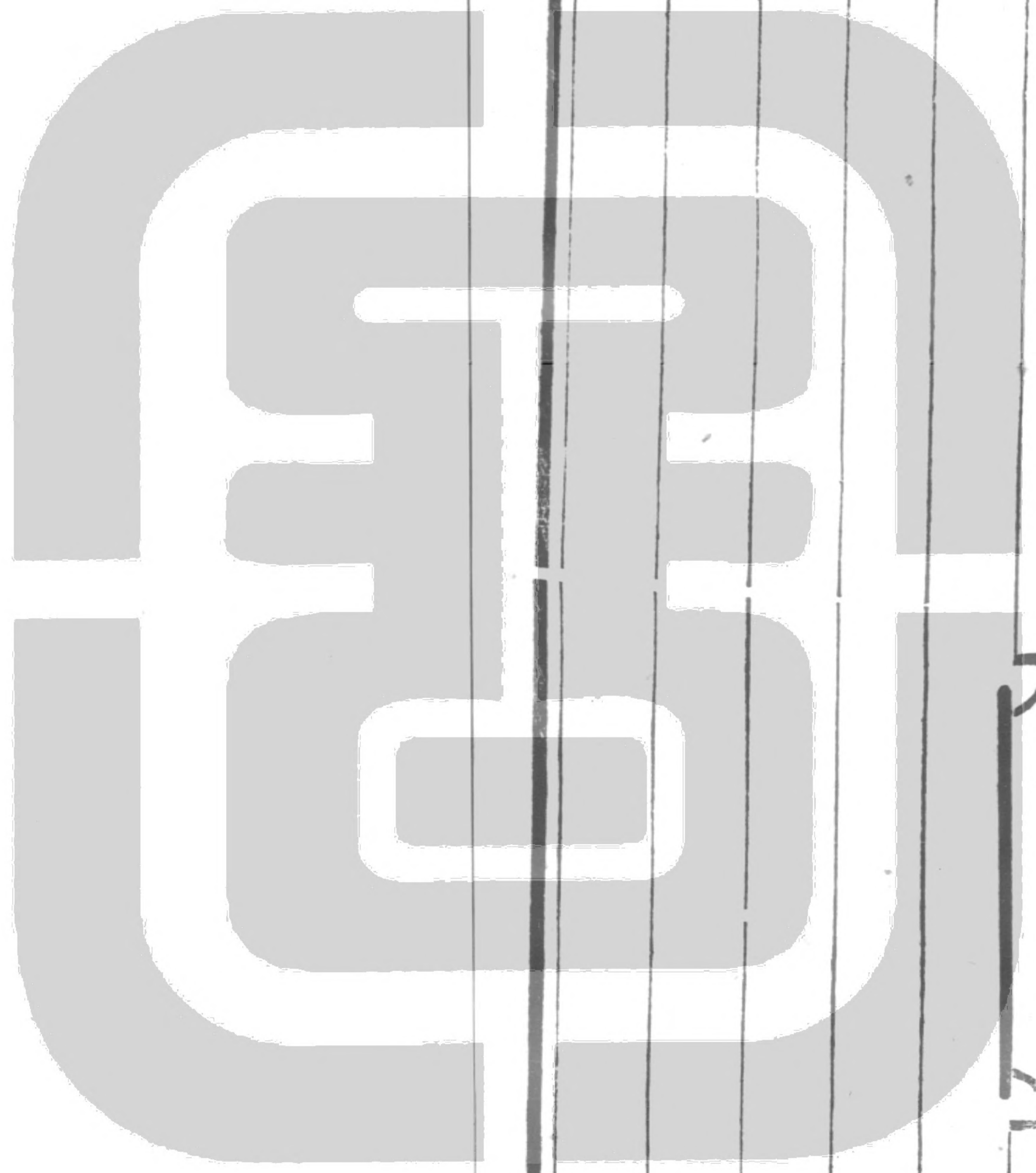
病者乎而見之臣已恐之矣長信侯入見王王曰病甚柰何吾始已諾於應侯矣意雖道死行乎長信侯曰王毋行矣臣能得於應侯矣願王無憂

孫臣止魏安釐王割地與秦史記以為蘇代。

華軍之戰魏不勝秦明年將使段干崇割地而講孫臣謂魏王曰魏不以敗之上割可謂善用不勝矣而秦不以勝之上割可謂不善用勝矣今處期年乃欲割是羣臣之私而王不知也且夫欲璽者段干子也王因使之割地欲地者秦也而王因使之授璽夫欲璽者制地而欲地者制璽其勢必無魏矣且夫奸人固皆欲以地事秦以地事秦譬猶抱薪而救火也薪不盡則火不止今王地有盡而秦求之無窮是薪火之說也魏王曰善雖然吾已許秦矣不可以革也對曰王獨不見夫博者之用梟邪欲食則食欲握

國法後

則握今君劫於羣臣而許秦因曰不可革何用智之不若梟也魏王曰善乃按其行



合河蕭氏
耐輝家訓

書